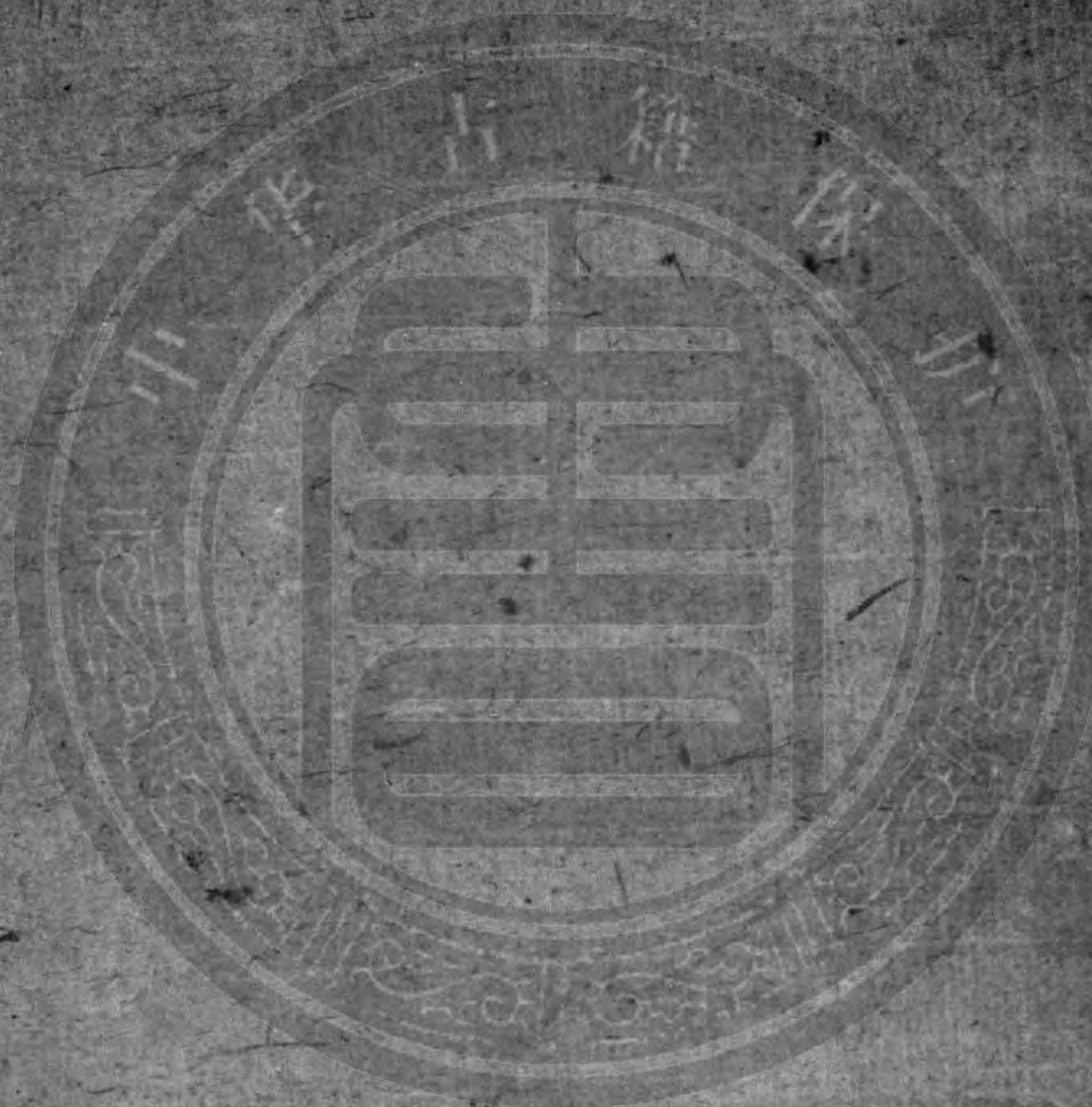


孟鄰堂文鈔

卷九至卷十一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一

帝天之稱

此卷與齊侍郎書十四首皆凡決自信未能夢改摩經而得其說

古之祀天者或稱天或稱帝其稱昊天詩昊天有成命昊天其子之是也其稱上帝易殷薦之上帝書肆類于上帝是也合昊天上帝四字為稱惟周禮大宗伯司服而二鄭司服皆無註鄭司農大宗伯註昊天也上帝元天也康成註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是昊天上帝之解二鄭已不同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康成註祀天夏正郊天上帝



五帝所郊掌次王大旅上帝康成註大旅祭天於圜
丘而他官五言上帝康成註爲五帝者三類郊者二
上帝之外他官言五帝者九康成註皆天也是帝天
之說康成亦前後互異夫天一而已安得有天又有
元天又有五帝又有天皇大帝又有夏正所郊又有
冬至圜丘所祀又有類郊所祭今以易書詩證之天
卽帝帝卽天昊天卽上帝上帝卽昊天非有二也左
傳成公十三年秦昭告昊天上帝史記封禪書五天
帝之郊始於秦而具於漢則五天帝及昊天上帝之
稱秦漢制非周制矣家語大小戴記所言五帝乃人

帝非天帝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二 圜丘祭天 夏至祭地

古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圜丘方丘亦不言夏至祭地
史記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圜丘之名始此然以之
祭地非祭天也漢書郊祀志文帝用新垣平言夏至
祀地祇於渭陽五帝廟夏至祭地始此然於廟不於
丘於陽不於陰也武帝從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汾
陰雎上祭地自此始於陰然仍用圜丘非方丘祭以
十一月後常以三月非夏至也建元末周禮出始言

五經堂文金 卷九
冬至祀天園丘夏至祭地方丘與魏文侯樂人竇公所獻之書合然尙未言北郊也建始初丞相匡衡請徙汾陰后土於長安北郊以就太陰之處元始中王莽請夏至祭地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於是夏至北郊之禮定夫天尊地卑地自不與天並虞書肆類于上帝不言祭地周書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社禮不同可知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夏至爲短至北郊爲太陰就之迎之胡爲乎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日用其始烏有月用短至者乎社祭土而主陰氣君南

嚮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孔疏土是陰氣之主社在南設主君立北牆下南嚮祭之所謂答陰者不過如是豈謂月用短至位就太陰乎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卽始也仲春之甲日也社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祭無不於仲春不用夏至益明已禮運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夫欲百貨之阜昌而建社於太陰之位祀之以短至之月非所以列地利矣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以立上下言其道非言其形也乃取象爲丘之方園不更支乎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天地使周果

孟嘉堂文金 卷九
有二丘之制諸經傳何以不言而獨見之周官他官
又何不言而獨見之大司樂且先得之百八十餘歲
之老樂人其非周制并非魏文侯制可知竊意梁惠
稱王之後廣崇祭祀創爲二丘猶齊八神之類冀致
天神致地示致人鬼致羽毛鱗介羸象猶齊威宣使
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之類冀遇諸仙人及不死
之奇藥之類蓋世主侈心方士詭說樂人傳之俗儒
信之竄入周官內耳先生以爲然否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三 考妣異廟

古無考妣異廟之說今以周官考之大司樂奏夷則

以享先妣奏無射以享先祖夫祖妣同廟祭安得異
鄭康成爲之說曰先妣姜嫄立廟祭之謂之闕宮先
祖先王先公竊意姜嫄廟旣爲闕宮未必泛稱先妣
先王太王以下成王之四親廟也先公祖紺以上皆
祧廟也未必並稱先祖考妣之似異廟者一質之春
秋儀禮禮記亦皆有可疑者春秋隱公五年考仲子
之宮穀梁傳仲子者惠公之母公羊傳隱爲桓立故
爲桓祭其母也夫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之母惠
公之夫人也孝惠久薨必皆有廟而乃別爲建宮則
無論仲子之爲妾爲妻不與夫同廟可知考妣之似

五經堂文金卷九
異廟者二儀禮少牢饋食筮日筮尸祝云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言以配者明他時不同室饋食而後同祭也特性饋食不言配則無配可知無配自不同室矣鄭註特性饋食言某事又不言妃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容者疑之也今特性宿賓曰歲事而不言某事則果非禫祭矣考妣之似異廟者三禮記喪服小記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夫祖姑祖舅不同室故以妻祔於祖姑妾祖姑不與祖舅祖姑同室故以妾祔於妾祖姑祖姑三人不同室故以婦祔

於祖姑之親者若祖舅祖姑同室而祔以孫婦不得僅祔於祖姑妾祖姑與祖舅祖姑同室亦不得僅祔於妾祖姑祖姑三人同室更不得僅祔於親者矣考妣之似異廟者四儀禮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夫考妣同廟而以異姓男女之生者爲尸不儼然亦夫婦乎豈禫猶未配故男用男尸女用女尸後有配止用男尸不用女尸抑男尸筮女尸亦筮男尸宿女尸亦宿尸入尸飯尸酢尸饌尸出男女儀如一乎考妣之似異廟者五周官本不足信先妣先祖異享且異樂尤有不可解者而春秋聖人自

作儀禮為禮之本經禮記齊魯先師所輯望先生明以教我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四 樂舞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祭山川祭四望俱用先代之樂其舞大武者僅先祖耳先妣則舞大濩宗廟則舞九磬又與先祖先妣不同夫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鬼神之神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孝子仁人之心也驅召鬼神役使羣動後世方士所為大司樂乃以樂之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六變八變九變為致天神致地示

致人鬼致羽毛鱗介羸象之先後 不言七變所致 不更誣歟

後之學者以益稷篇鳥獸踟踟鳳凰來儀為證夫鳥獸為筍簞馬季長言之矣鳳凰來儀未必樂奏時事也即德盛所化亦祇如伊訓之鳥獸魚鼈咸若卷阿詩之鳳凰于飛耳若一堂之上樂奏之時鳳凰儀百獸舞事之神怪莫過於是豈聖人不語之旨乎韓非子師曠奏清徵而元鳥鳴舞奏清角而風雨大至史記秦穆公趙簡子皆夢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蓋戰國之君厭古樂而喜新聲游士附會虞書設此以逢其欲且隱以諷之而豈實有是事乎孔子惡鄭聲之

亂雅樂鞮師旄人鞮鞻氏所掌夷樂鞮樂散樂豈止
鄭聲之不正而祭祀皆歛而歌之舞之燕會亦如之
則夾谷之會孔子於夷狄之樂何必卻於倡優侏儒
又何必請誅之也哉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五 養老

文王養老之政莫詳於孟子其次則小戴記太公伯
夷天下之大老也養之禮不可考矣國老庶老有位
於朝者也東膠虞庠異其地養陽養陰別其宜執醬
執爵祝哽祝噎隆其禮其餘則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使民有老民各自養之其制備其事簡而易行而周

禮皆無之其云凡饗者老酒正其其酒外饗掌其割
亨羅氏中春獻鳩皆一時食饗非常制也大司徒以
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
老孤所載惟此二語而已夫不講田里樹畜之實政
而僅恃門關委積遂足養天下之老乎七十杖於朝
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行肩而不併不
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
路尙何不保息而欲大司徒以保息養之乎六十食
肉七十衣帛民之常用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
嬪婦化治絲枲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以九

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而牆下所樹匹婦所蠶獨不領於天官地官是所重者任民致用而所輕者養老矣民間盟詛之牲尙掌於司盟雞豚狗彘之畜獨不可一官理之乎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所發何政所施何仁寧不布在方策職之周官而大司徒保息自養老而外僅一曰慈幼三曰賑窮四曰恤貧而其政亦無聞焉豈非襲仁政之虛名無實事之可舉乎校人圉師之牧馬犬人牛人之阜牲獸醫馬醫之療獸病養疾馬尙分見之諸官而養老慈幼振窮恤貧之事俱不掌之一官何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六 教民 興賢

鄉與遂皆野也鄉有三物之教有讀法之禮三年大比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書之以獻於王遂大夫止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帥其吏而興眊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已豈鄉之民可教遂之民不可教鄉之民宜教遂之民不必教耶抑鄉有可興之賢能而遂無之耶費誓魯有三遂而無鄉國語齊有三鄉而無遂將國自為政後之人撫拾成

書故制有不同耶先生必有說以處此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七

畿服

封國

九州

尚書周官篇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云六年五服一朝椿嘗以為非真古文之證乃周禮畿服其矛盾更甚且封國之大小九州之次序亦多有可議者國語五服與禹貢同但易綏名賓耳周襄王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祭公謀父曰邦內甸服周禮職方氏不以王畿為服王畿之外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是九服無王畿甸服不特在王畿外且在侯服外矣大司馬國

畿之外九服亦皆名畿夫畿者都也天子所都始稱之何得名蠻夷外鎮蕃之地乎大行人於邦畿之外減九服為六服改蠻服為要服蕃服為蕃國夫等是服也忽為九服忽為六服又忽為九畿一書之中前後互異且男采在禹貢之侯服夷在禹貢之要服蠻在禹貢之荒服衛在禹貢之綏服國語之賓服今俱以為服名則禹貢甸服之穗銍秭粟米綏服之揆文教要服之蔡荒服之流國語荒服之戎狄何不亦名服乎鄭樵云周之王畿即禹甸服周之甸服即禹侯服周之男采即禹綏服周之衛蠻即禹要服周之鎮

夷卽禹荒服大率二服當一服而周之蕃服則禹東漸西被朔南暨之地其說似巧實支且何以爲服之名畿九之爲六解乎孟子周之班祿天子下祗有三等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則俱列爲五地又較多今以職方氏封公則四公封侯則四侯計之魯頌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使魯而公也方五百里當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侯也方四百里當爲方百里者十有六乃孟子時魯當吞弱滅小之後僅方百里者五而已而謂其始封已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乎鄭樵云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周禮所謂方者開方之說

以四面之數計之審如所云方百里之四封已五百里方百里者五之四封將二千五百里乎公侯皆方百里何以公之開方方五百里侯止方四百里子男皆五十里何以子之開方方二百里男之開方方百里乎邠岐豐鎬皆在雍州成王卜洛則在豫州以禹貢先冀州之例例之周之職方當以雍爲首豫次之職方氏乃先揚次荆雍豫反在其後夫荆揚周時南蠻地也孟子曰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烏得先諸夏乎竊意楚考烈王自陳遷於壽春以春申君爲相封之故吳其地皆在禹貢揚州之域而荆爲楚之故

都春申君好招致文學之士創設職方之書後人採之以入周官未可知也賈公彥曰禹貢九州堯舜法爾雅夏法詩譜殷法職方周法夫禹貢爲堯舜法不待言矣夏殷之法於何徵之周法則正椿所不解也敢以質之先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八 田制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餘夫二十五畝此井田制也大司徒以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固已殊於孟子遂人辨土上地夫

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又與大司徒異夫不易一易再易孟子所云任土地也萊五十畝萊一百畝萊二百畝孟子所云闢草萊也餘夫亦如之商鞅變法令民大小僇力本業也非戰國游士富強之術而何鄭康成云大司徒制爲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遂人所頒六遂之民所受且云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也其說然歟否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九 軍制

周禮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後之言軍制者本此椿以經傳考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侯國不得有軍國語叔孫穆子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天子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周衰下犯上強陵弱侯國於是有軍左傳桓公五年桓王伐鄭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伯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以當王之上軍下軍諸侯軍始見於此然止有中軍兩拒尙未敢言軍也莊公十六年

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僖王實使虢公命之矣五霸興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以爲三軍晉獻公作二軍晉文公作三軍尋作五軍晉景公作六軍晉厲公悼公有四軍魯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夫使大國三軍果周公制齊晉魯皆大國也齊何至桓公晉何至文公魯何至襄公始作三軍乎今考小司徒大司馬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管子之軌里連鄉也井邑邱甸縣都魯成公之邱甲鄭子產之邱賦也春秋時征伐自諸侯出故各國之制不同作書者蒼萃爲之不覺雷同且不覺有矛盾耳論語子行三軍則

誰與蓋就其時之言非言周制也兵非聖人得已尙
書周召二公詰爾戎兵張皇六師則臧僖伯蒐苗獮
狩農隙講武意也周禮諸官乃於稽夫家作衆庶修
什伍簡兵器備旗鼓皆亶亶焉鄉三物之三曰主皮
非爲力不同科矣九伐之法正邦國非討而不伐矣
戰功日多則殺人之意多寧人之意少與七國之爭
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秦宗室非有
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何異
臆說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 刑法

刑期無刑非有獄訟禁之使無也大司寇禁民獄訟
入束矢鈞金者然後聽之是富者常伸貧者常屈胡
禁之有也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盜賊任器貨賄
亦入於司兵天子富有四海而乃俟作贖之金盜賊
之貨賄爲五兵之用乎則呂刑惟貨何以五過之罪
惟均而政以賄成伯輿之大夫亦不必爲王叔陳生
咎矣且有搏有焚有辜有車轅有屋誅皆在五刑之
外凡麗於法者跽諸市肆之三日又何酷歟公家不
畜刑人屏之四方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掌戮使墨
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別者守圉髡者守積則

邾莊公之廢於爐炭吳餘祭之弒於闔人皆周公階之厲矣盜賊之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藁天官酒人註其少才知以為奚今天官之屬奚六百七十二人地官五十人春官二十人秋官罪隸百二十人蠻閩夷貊之隸四百八十人其女有才知不為奚男不在五隸內者尚不知其數何罪人之孥其多乃爾而又司隸掌四翟之隸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同罪隸守王宮與野舍何為乎則禁暴氏雖日司其聚而出入者收之犯禁者戮之其禍寧有極乎經文司牧鄭註其聚出入有所使賈疏國有煩辱之處使奚隸則司牧之按下文戮其犯禁者則司牧當與史記商

君傳收司連坐酷吏傳收司姦盜賊同蓋恐奚隸為非故伺其聚而出入者收之犯禁者戮之秦漢制然也竊謂文王之慎庶獄蘇公之長王國未必若是也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一 盟詛

小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又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左傳鄭莊公使卒出貶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晉驪姬詛無畜羣公子皆事所創見故詩人詠之左氏書之為天下後世戒耳周禮設官分職隸司盟於司寇隸詛祝於宗伯邦禮邦禁固如是乎夫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鬼不神也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至治之世治教修明風俗淳樸刑與政皆

君自主之鬼雖靈奚神爲司盟乃掌盟萬民之犯命
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民有獄訟則使之盟詛是國無
政刑而詐信順逆一聽之鬼神矣齊桓首止之會殊
會世子而不盟葵邱之會宰孔先歸蓋亦未與盟也
所謂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者也踐土之會晉文盟
諸侯於王庭王子虎始預之矣而大司寇凡邦之大
盟約莅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
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王朝盟詛不始於晉文而始
於周公矣將呂刑所云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周公實
作之備乎椿前訊之先生先生以爲然用是再畢其

說

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十二

鳥獸

服不射鳥羅氏掌畜犬人獸人皆共賓祭之官但分
職太多耳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奚爲乎冥
氏諸職皆戕鳥獸之生鼃黽有聲何害而蝮氏以牡
鞠之灰洒之以其煙被之隙屋之狸蟲奚損而赤友
氏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豈行仁政者慘刻應爾
耶而且囿游有獸禁非雉兔者往也牧百獸非驅而
遠之也謂爲周禮恐不然矣

與齊次風論明堂書

孟子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小戴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卑也大戴記明堂篇逸周書明堂解皆
同則明堂專爲班朝而建明甚後人見小戴記魯太
廟天子明堂因以明堂爲太廟見大戴記外水曰辟
雍因以明堂爲太學見詩我將序祀文王於明堂大
戴記或以爲文王之廟因以明堂爲文廟見大戴記
名爲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因以明堂爲王寢見孝
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以明堂之祀爲大
饗五帝見大戴記其宮在近郊三十里因以明堂之

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夫明堂
制度考工記大戴記爲詳五室九室其說已各不同
況去漢又二千歲紛紛聚訟徒多事耳今按大戴記
明堂至西戎五十七字雖殘缺然明堂本文其下則
明堂月令說大戴已自言之所云路寢與太廟及文
王之廟又奚足信且路寢太廟文王之廟焉有在郊
外者乎外水曰辟雍蓋引水壅之其園如璧與太學
同非立明堂於太學中也五天帝之名史記封禪書
漢書郊祀志敘之甚明而謂周時有此祭乎嘗考趙
岐孟子註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

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
蓋天子巡守先祀天配祖於明堂然後考制度於四
岳大明黜陟周頌時邁與我將相屬我將序祀文王
於明堂也時邁巡守時祭柴望也我將詩云我將我
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型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頌文王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言配天
也嚴父莫大於配天欲萬邦作孚奉文王爲儀型以
日靖四方故謂之宗祀是明堂者方岳之明堂其祀
則十二歲始行於方岳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
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皆指此若平日在內
布政自有朝廷祭祖自有宗廟何必建明堂於郊外
以爲布政交神之所乎臆見是否幸先生正之

與齊次風論越紼書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
註不敢以卑廢尊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輶祭天地
社稷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夫王崩未久嗣
天子哀痛方深而乃於未葬之前行郊天之禮則散
齋致齋彼時豈遂能之被袞衣戴冕璪旂十有二旒
龍章而設日月則爲樂爲禮孔子何以責宰我乎若
車旂冕服音樂儀文槩從樸素則又不成禮矣雖欲

孟齊堂文鈔卷九
尊之而實乃褻之不敬孰大乎是周禮王不與祭則宗伯攝位意者其攝位乎然何以言越紼也歲時小祀王有他故或可代行天爲至尊郊天之禮至大豈臣下所敢攝橫渠張子言父在子爲母喪不敢見其父天子爲父喪亦不敢見上帝不如無祭程子云不如無廢敢以質之先生

答蔣東委論春秋書

昨以春秋考序郵正蒙疏示孟子迹熄好辨兩章意義且喜且感顧尙有可疑者論語曰疑思問易曰問以辨之蓋疑非問則不明問非辨則亦徒然問矣用

是再舉以詢兄云迹熄章畧貌觀神直當云王者之迹熄而桓文興桓文興然後春秋作詩亡句不甚重不過影起晉乘檣杙作波瀾兼以備一代掌故又云序言陪臣執國命方謂之熄則齊桓晉文句接不上矣案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作字就孔子時而言與孔子懼作春秋之作同所以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法也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追溯春秋之書之所自一也內已有竊取之意蓋一者其事其文不一者其義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指明春秋之

所以爲春秋章法顯然句句俱有著實似不得畧貌
觀神如來書所言也詩則春秋時因事之賦始於衛
之碩人宴享之賦始於晉公子之河水秦穆公之六
月至宋賦新宮而後侯邦無宴享之歌秦無衣而後
亦無因事之作而詩亡矣似不得言詩亡句不甚重
不過影起晉乘檣杙作波瀾兼備一代掌故也後世
能文之士尙一字不肯輕下而謂孟子徒爲文之波
瀾下此不甚重輕之句乎且詩三百有五篇作於東
遷後者幾半若如云云不特不重且與迹熄不合矣
何一代掌故可備也董子云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春秋初魯隱與齊僖鄭莊衛宣
宋殤諸君紛紛以征伐會盟爲事各有圖霸之心焉
桓文出霸業歸於一者幾二百年定哀間晉霸衰國
自爲政與春秋之初同氣象則與初迥殊矣於是吳
爭長於黃池越觀兵於中國皆寬然有霸意焉董子
所謂漸也春秋紀霸者始終故其時爲霸者之時其
書爲霸者之書孟子不言霸者之事之盛衰而言王
者之迹熄者以禮樂征伐之事言也魯莊以前天子
不能有其事桓文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
而後天下復知有天子之事蓋自莊十四年單伯會

伐宋會於鄆至昭十三年劉子會於平邱定四年劉子會於召陵侵楚皆迹也左傳定八年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春秋書晉士鞅帥師侵鄭不書成子哀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王夫差於黃池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不書單伯蓋迹已熄矣襄王定王周之中主襄王復位晉文與有勞焉然與請隧則拒之請殺衛侯則止之定王斥楚莊之問鼎辭鞏朔之獻捷降及景王責伐潁於韓起皆有訓誥之遺焉皆迹也其臣若內史過內史興富辰王孫滿王孫說單襄公單靖公單穆公劉康公之屬皆賢人也

亦皆其迹也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敬王不競欲扶周室者一萇宏耳然劉子之陪臣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則不經已甚而侯犯陽虎南蒯驪戾公斂處父之徒或背其主而作亂或佐其主爲叛逆天下皆是也其斯爲王者之迹熄乎春秋所以作也孟子然後云者迹熄詩亡皆孔子時事也夫五霸爲三王之罪人然五霸之事卽王者之迹霸者亡并無有假之者矣春秋歷敘之以著王迹之熄之漸熄從火從息說文熄滅火也夫火雖欲滅而其光尙在可遽謂之熄乎則迹熄不在桓文之前明已見又云春秋之

名想亦周公所定自禽父以來世守之案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魯秉周禮卽二書而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已見非春秋之名周公所定春秋之書自禽父始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列國世家平桓以前皆無可載之事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實周平王之十八年非子邑於秦百年襄公封爲侯亦二十二年矣初有史以紀事則諸國之史皆始於東遷後可知晉世家云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楚世家熊繹至熊延年數亦無之則晉乘不始於唐叔楚檇杌

不始於熊繹魯春秋亦未必始於伯禽矣左傳隱公於十二公中最多事歸枋入枋則始易禮矣初獻六羽則始僭樂矣伐鄭伐宋入許則摟諸侯以伐諸侯矣其事繁則魯史之始宜在此時特秉周禮故史之義尙有可取爾杜元凱言聖人以隱公讓國爲賢故始之胡康侯言平王以天王下賄諸侯之妾三綱淪九法斃故春秋託始於隱公皆非也崑山顧寧人言惠公以上之春秋成之者古之良史孔子故無所改所謂述而不作也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孔子懼而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其說尤爲無據

夫春秋因魯史之舊文豈有所褒貶又豈分述作而以隱公爲始哉兄又云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桓文者君子而假焉者也邪說暴行之作極於亂賊春秋援天子之事以正之二帝三王之統絕於桓文春秋紹王者之統以維之世無禹湯文武則桓文爲代興之人矣漢祖唐宗不過襲桓文之餘烈有若交印然此後永不復還矣案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霸九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服虔杜預左傳註顏思古漢書註俱以昆吾大彭豕韋爲五霸之

三則霸運始於帝世夏商皆有之非開於桓文矣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夫謂之正謂之仁謂之民受其賜則桓公管仲夫子與之者至矣晉文雖不若齊桓然齊桓旣沒周室益衰楚執宋公狄出天子非晉文修桓之業諸侯有不相率而南朝於楚北服於狄者乎孔子故並晉文於齊桓而惜其譎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又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則亦非全斥桓文者也特以卜世卜

年之數已過民之憔悴已甚欲勉時君以王道故卑桓文爲不足稱耳今乃擬之於邪暴等之於亂賊謂春秋之運以桓文而開春秋之作以治桓文爲要恐大不然漢祖唐宗其時之行仁政更易於戰國乃其君微特不如齊桓并不及晉文其臣微特不如管仲并不及舅犯而謂能襲桓文之餘烈乎夫三王不能不降爲五霸五霸不能不降爲漢唐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安得以之並論哉兄又云竊取句只替其義則孔子定之矣乃文字借端出落法泥此句謂取春秋之意似巧而未的又云諱尊諱親自是魯史舊

文非夫子創例案義者魯史之義竊取者夫子取魯史之義非夫子自定之義也在後世觀之夫子取之斯夫子定之矣夫子自言則祇云取之乃實語非虛辭也義莫大於尊王楚自夷王時熊渠封三子皆爲王桓王時熊通自號爲武王後遂僭稱不改定王時熊旅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齊頃公亦欲尊晉景公爲王景公雖讓不敢然作六軍侔於天子矣春秋則繫王於天以尊之其後越王勾踐稱吳王夫差爲天王蓋周時本有此稱故勾踐僭之以尊夫差非春秋所創也周正建子晉事見左傳竹書紀年者多用夏正楚屈原之辭亦夏正也春秋於每年

春秋正義卷之九
春正月必書王其無正月者或二月或三月亦必書
王左傳春王周正月公羊傳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尊
王之義之取於魯春秋者也義莫急於討亂賊春秋
弑君三十六有書弑之之人者有稱國以弑者有書
國人弑者有書盜殺者有止書卒者有不書弑并不
書卒者春秋於亂賊豈或恕或不恕哉蓋其國赴者
不可掩未赴者而必以吾之所見所聞所傳聞書之
是許以爲直矣許以爲直史官敢乎哉故不書者爲
國諱及他國之未赴者也書卒者以疾赴者也書盜
殺者變起倉猝同謀者多未及以人赴者也書國弑

及國人弑者赴以弑而未赴以弑之之人者也此討
亂賊之義之取於魯春秋者也躋僖公王室亂鄭棄
其師會於稷以成宋亂會於澶淵宋災故則又皆義
之顯然特著者魯史若無孔子敢爲此峻文哉且爲
尊者諱爲親者諱旣非夫子創例則亦夫子所取之
義矣竊取云者夫子他日之言述而不作也若僅以
文字借端出落法觀之毋乃淺之乎視聖言歟兄又
云天子之事猶言治天下之法非指位號也周雖東
遷何曾非天子但不能有其事夫子正欲此事之明
於天下耳賞人罰人非天子不能行當賞當罰之理

夫人而可明之也或謂匹夫假南面之權若夫子真自犯不韙者誤案天子之事原非位號蓋指禮樂征伐而言禮樂征伐天子治天下之事也東遷後天子不能有其事夫子作春秋以明之論語天下有道章春秋之所以作也誰毀誰譽章夫子作春秋之旨也史闕文章嘆闕文之已亡蓋當日必已有褒貶代賞罰之說故夫子以誰毀誰譽曉之復以史亡闕文為慨而謂夫子敢以私意褒貶乎夫討亂賊罰之大者也趙盾弑君董狐之筆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趙穿殺靈公竹書紀年晉靈公為趙穿所殺皆不書盾并

不書弑必盾之子孫所改而魯史則仍當日之來赴孔子因魯史之舊文書盾弑而不諱厲公之弑樂書中行偃執之於匠麗氏使程滑弑之者也而稱國以弑鄭僖公之死公子駢使賊夜弑之楚郝敖之死公子圍縊而殺之而皆以疾赴故皆書曰卒所謂其文則史亦即所謂義也而亂臣賊子懼者以夫子直道而行未以私意褒貶耳若云賞人罰人非天子不能行當賞當罰之理夫人而可明之是以賞罰為天子之事人人可以褒貶代之矣使夫子不以褒貶代則當賞當罰之理何由而明使以褒貶代則豈非假南

面之權乎自犯不韙夫又奚辭故言春秋者不必言
賞罰亦不必言褒貶言賞罰言褒貶夫子所取之義
晦矣兄又云知我二句乃夫子得意語凡書之無補
世教人將置不論不議之列今能使君子知我小人
罪我則大義之明可知或以明知罪我而不辭爲不
得已益不然春秋若真有罪孔子斷不作矣罪我者
乃小人之慍辭但恨留下此書令彼無處生活非能
議孔子之有僭也案孔子少壯有爲東周之志及其
衰也不復夢見周公而春秋作其作之也畏天命而
閔人窮有萬不得已之苦心且不能見之實事而徒

託諸空言其不豫亦多矣敢以大義旣明白鳴得意
乎隱惡揚善聖人之本懷也劉韜仲問朱子云恕者
如心之謂孔子言仁者能好人兼言能惡人炳謂恕
字亦當如此體認朱子云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
所欲今乃欲施於人何以爲如心乎夫排擊按退一
二人而已朱子尙虞其不恕而況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中夫子能泰然自適乎竊意知我罪我夫子不自
得之辭非得意語也云夫子明知罪我而不辭者乃
陋儒鄙談褒貶代天子之事之說誤之也夫子哀魯
史以成書欲存亂臣賊子之迹爲後世戒耳何嘗有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三
貶何嘗有褒則安得有僭罪字作愠字解最得若春秋果有褒貶則不知妄作爲下倍上矣而謂夫子爲之乎此皆椿之欲待辨於兄者也椿幼讀春秋卽知記註而言之不文未嘗出以示人年來老病侵尋一無所事因稍修飾之所謂鄙夫兩端猶之博奕之賢而已旣承疏示焉敢再告以兄知愛故不以瀆爲嫌望更惠教幸甚幸甚椿頓首謹白

孟鄰堂文鈔卷之九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答顧震滄書

丙寅冬惠書以春秋大字表序見屬椿經學甚疎春秋義尤淺未見先生書不敢草率爲之今年春同學蔣東委以家文叔序郵示始悉書之大槩而東委述先生待序意甚迫三月杪吳江沈懋勤來再接手柬及所著讀之知先生用心之苦致力之勤爲之肅然起敬怡然大悅繼之渙然以解竊嘗謂春秋家之弊有二一則泥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一則惑

五經堂文金 卷一
於褒貶謂春秋有舊例有變例夫誰毀誰譽吾猶及
史之闕文夫子之言也今乃於爵號名字氏族日月
之譌闕謂聖人褒貶之例在是其陋不必言矣桓文
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
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於
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
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
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得先生
書桓文之功罪明條例之謬誤亦見太史公十二諸
侯年表昉於春秋歷譜牒惜所載未備亦未當先生

諸表簡而明詳而要顧尚有可商者孟子曰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
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
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
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
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
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
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
霸者之事卽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似宜於
王迹表中詳敘霸者之事之盛衰以著王迹之熄之

孟齊堂文集 卷一
漸不得僅據王朝事名之爲王迹拾遺表也孔子言
禮樂征伐以陪臣執國命繼天子諸侯大夫之後春
秋初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荏殺石厚於陳陪臣事始
於此昭定間陪臣恣睢甚矣莫宏爲周室忠臣亦劉
子之陪臣也聖門如冉有有若樊遲子路仲弓子羔
皆嘗仕於季氏今天子諸侯大夫事已詳而陪臣表
獨未有似宜增之以備春秋世變春秋人物善者固
多不善者亦衆表之恐不勝表今以至聖與諸賢並
列似覺未安諸侯叛王始於鄭莊大夫助君爲逆莫
甚於鄭之祭仲子元曼伯原繁高渠彌祝聃之屬今

賊臣表止有高渠彌而祭仲等未載餘亦尙多可議
似可不立此表諡法爲有土之君及卿大夫老歸者
設耳而春秋亡國之君喪家之大夫亦有之且父子
祖孫有時相襲似宜改諡法考爲表以逸周書之諡
君大夫所已諡者詳列之於右其他時令朝閏等表
或闡前人所已言或創前所未有敘論考辨說證
據精明議論雅正望之若大海之無津涯卽之若江
河之可挹注眞今古之奇觀儒林之盛業也椿先君
子受春秋於宜興儲仲和先生著春秋屬辭比事直
書椿駑下未能續父之業於先生書非敢妄有論也

孟齋堂文集卷一
以先生虛懷故畧陳所見可否惟先生裁之序文附到辭義膚謬恐未足用秋間天氣稍涼買舟南下謁先生於萬卷樓中彼時再罄餘衷領先生教益未晚也椿頓首謹白

與蔣涑塍論生民書

昨論禘禮兄據祭法殷周所禘皆鬯深斥史記吞卵踐迹之非以康成感生朱子無人道而生子之說不足信椿竊以爲不然稷契非鬯子先儒論者衆矣使果鬯子皆堯之兄矣堯何不用其兄而必待舜徵庸然後舜使之乎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有娥方將

帝立子生商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魯頌赫赫姜嫄上帝是依是生后稷皆不言鬯則稷契非出於鬯吞卵踐迹非子長創說可知大傳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言禘祖之父論語或人問禘而究禘之說孔子告以不知復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示其掌蓋此中之故實有難明非語言可述康成溺於讖緯謂所感者太微五帝之精以威靈仰赤燁怒諸名加之固謬若泥於祭法恐亦未爲的也生民次章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蕃無害鄭箋如達之生言易也今以詩辭

逆之蓋言生之形與達相似驚之至幸之至也否則
婦人免乳亦常事耳何必首子皆圻副菑害其母而
乃以易生之達上擬始祖乎閼宮首章曰無菑無害
彌月不遲與生民合其爲無人道而生子故所生形
異致人驚喜無疑矣帝王世紀伏羲女媧人首蛇身
神農人身牛首蓋亦類是孔子不語神者非以爲無
也非常之事非常人所知故不語之耳若果無之孔
子豈直不語哉椿白

后稷初生如達故委而置之隘巷置之平林置之
寒冰及聞厥聲載路始知爲人而收養之詩詞了

然本非難明先儒自誤解之耳

答錢甥忠游問禘祫書

甥問禘祫於迂迂何人敢言二禮哉無以諸儒之說
在試爲甥述之禘莫詳於大傳喪服小記祫亦大傳
最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天子之禘
也天子宗廟之合食也諸侯及其大祖諸侯之祫也
諸侯宗廟之合食也大夫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
其高祖干求也康成訓
干爲空疑誤大夫士宗廟之合食也蓋天
子宗廟合食爲禘諸侯宗廟合食爲祫辨在禘其祖
之所自出及其大祖不同耳大夫士宗廟無祫干之

及其高祖此天子諸侯大夫士宗廟合食之等殺也
西漢之儒紀載各異大傳小記不王不禘矣王制郊
特牲祭義祭統天子諸侯時祭亦名禘公羊傳五年
而再殷祭矣王制時祭天子禘嘗烝亦禘諸侯禘一
牲一禘嘗禘烝禘箋註諸家悟舛更甚禘爲終王一
王一舉者劉歆顏師古也禘爲喪畢卽吉之祭時禘
爲夏殷禮者鄭康成也禘有大禘小禘者呂夏卿禘
有大禘時禘者馬貴與禘有大禘時禘者朱子楊復
也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者馬融禘則毀主未毀
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稷

廟文武以下穆遷主祭於文廟昭遷主祭於武廟者
鄭康成也禘兼羣主者王肅程子陳祥道黃澤禘兼
羣主禘止以祖配之者曹魏尙書唐趙匡朱子楊復
也禘大於禘者康成禘大於禘者馬融王肅也一祭
二名禮無差降者孔安國劉歆賈逵禘卽禘禘卽禘
者杜預也再殷祭爲一禘再禘者楊復再殷祭爲一
禘一禘者韋元成定其期三年五年者張純何休鄭
康成也康成高堂隆又云始則先禘後禘繼則先禘
後禘徐邈云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
禘也夫五年而再大禘似矣天子一歲時禘者三諸

侯二歲時禘者五母乃太數歟禘推祖所自出禘止
及其太祖非禘大於禘而何禘既大祭時祭豈又名
禘奚小大之分也先王報本追遠祭祖之所自出豈
近親廟而反遺之禘禘雖似而實不同混禘禘爲一
固非別之爲三年五年先禘後禘先禘後禘者亦誤
禘非禘比閔二年書吉以未可吉而吉行之耳孰謂
卽吉之祭乎終王之解子駿一人之言師古附會之
未可以爲據也此諸儒同異之見互有得失者也竊
嘗究之禘有周禮有魯禮周禮大傳小記是也魯禮
今無所據以春秋考之大抵初僭之時不敢同於天

子尙未遽於太廟祗於羣廟之中各禘其所自出僖
八年用致夫人始毅然行之而無忌魯頌闕宮之詩
所爲作也其後太廟羣廟及已祧之廟無不行之遂
僅目爲有事孔子故不欲觀之也禘則諸侯之祭春
秋謂之大事魯雖僭禘而禘亦不廢文二年以躋僖
公故書之定八年從祀先公乃陽虎私禱盜禘禮行
之故書從祀而不書大事是年八月辛卯左傳書禘
於僖公春秋不書者從祀之後陽虎復禱焉以媚之
故不書也韋元成張純等見魯兼禘禘因謂天子禘
禘皆有之鄭康成以大事爲大祭有事爲小祭又以

再殷祭爲一禘一禘杜元凱復從而混之於是禘祫之名亂禘祫之說繁更可異者周禮無禘祫之名康成大宗伯註肆獻裸享先王祫也饋食享先王禘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則灌何嘗非禘小雅吉蠲爲饔時祭又何嘗不饋食乎大傳註祖所自出者先祖感生之帝大司樂註圜丘天神主北辰方丘地祇主崑崙宗廟人鬼主后稷三者皆禘與大任註大宗伯註不更自相矛盾乎甥勤學好禮採其是而畧其非焉可也

答錢忠游問明堂書

甥以月令明堂孟子明堂同異奚若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何以皆有太廟又有太廟太室爲問迂聞之明堂見於諸經太室見於洛誥青陽總章元堂惟月令有之尙書帝命驗禮記明堂陰陽錄謂此皆周之明堂迂疑秦漢間人附會非孟子所言之明堂也太廟者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左傳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非設爲宗祧方謂之廟大寢小寢方謂之寢也太廟太室明堂中央之正室與洛誥之太室不同四時太廟東西南北方之正室左右个東堂之北偏南偏南堂之東偏西偏西堂之南偏

孟學堂文錄卷十
北偏北堂之西偏東偏也孟季居左右个四仲居太廟季夏居太廟太室者孟季爲四時之偏四仲爲中季夏爲一歲中也顧命諸侯出廟門俟覲禮侯氏四享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皆此太廟門猶今之殿門矣先儒訓顧命之廟門爲殯門覲禮之廟門月令之太廟爲祖廟又訓月令太廟爲五天帝祀所夫五天帝之祀具於漢高秦時亦祇四天帝耳成周安得有之賞於祖戮於社諸侯之告聽事奚爲於祖廟之門乎受舍於朝釋幣於禰侯氏未朝時事也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則釋幣已畢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間待之若果四時朝覲受之祖廟天子可負斧依南嚮立於祖廟中詔諸侯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乎月令饗功養老教學選士明刑詰武若皆於祖廟中不幾如昔賢言人鬼錯雜幽明無別乎七廟之外復建太廟者五無乃純而祭祀乎儀禮旣夕哭夙興設盥於祖廟門外二燭俟於殯門外則殯門不名廟門廟門之非祖廟門亦明已椿白

答沈毓鳧書

足下以家祠下詢因及支子不祭之義僕非知禮者然學之有年矣敢不悉所聞以對今家祠與古宗廟

不同宗廟以敬宗也亦所以貴貴故世數有多寡必
立於宗子之家家祠則祭於寢之意非廟也凡爲子
孫者皆得立之不必定長嫡也請爲足下陳之古諸
侯不敢祖天子以天子次嫡爲宗若諸姬之於魯是
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以諸侯次嫡爲宗若魯孟孫叔
孫之於季孫是也大夫世爵仕者世祿各宗其長嫡
若魯公父氏之於季孫叔仲氏之於叔孫子服氏之
於孟孫宗其嫡之世爲大夫者也公父氏之庶宗公
父氏叔仲氏之庶宗叔仲氏子服氏之庶宗子服氏
宗其嫡之世爲士者也故大宗一小宗四皆謂之宗

子廟有七有五有三有二有一皆謂之宗廟今士大
夫家嫡不必貴庶不必賤貴亦不必世貴賤亦不必
世賤則所宗者安在乎而何支子不祭乎且古之廟
一世之主耳門堂房室階陳廂塾戶牖之制甚備今
家祠以一室而列數世之主數世者長房父祖曾高
也長房分多卑幼所祭與各房共者或一世或二世
或三世其餘則各房之從父從兄或從弟從子從孫
從曾孫也以從弟從子從孫從曾孫儼然而臨其上
從兄從父從祖從曾祖鞠躬而拜乎下則不特生者
不順死者亦不安矣且各房以支子不祭不敢立祠

於家長房又有世數之限將各房之曾元在而高曾已祧并有子若孫在而父祖亦祧如此可謂之禮乎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孔疏祭於家者祭於庶子家也古宗子所不祭無爵之庶子尙得祭之於家况長房所祧支庶尙爲父祖曾高者乎而漢唐諸儒罕言之朱子云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可補古禮所未及惟是宗子未祧則已以支子不祭祧則請其主祭之一人之身乍不祭乍祭

已爲非禮且一高祖也元孫必非一人元孫年有長幼歿亦有後先以一高祖之主倏東倏西祭之者忽甲忽乙似亦未爲至當不如諸子孫皆立一祠於家各祭其所當祭各祧其所當祧庶於情理兩協西河毛氏云詩書每祭止稱曾孫明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議許庶人祭三代今士庶家之祭四代非也僕竊謂不然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孔疏父祖曾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孔疏高祖太祖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

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鄭註
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於壇墀僕謂干求也
求祿其高祖於廟也若祿於壇墀則父祖曾有廟反
野祭之無是理也至高祖之可以祿可以禱大夫士
無不同之士之異於大夫者士無太祖之祭禱時高
曾同壇耳祭法不言士之曾祖脫簡非不祭也康成
以顯考爲皇考之誤與其註大傳者異矣伊川程子
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朱子謂祖
宗澤有淺深則廟制有隆殺其分異也七廟五廟祭
止於高祖三廟二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

其理同也旨哉言乎後之立家祠者可以爲法矣椿
白

答方勉仁書

承詢父亡而所生祖母卒於禮可應承重案重謂祭
統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註以其非
正於子祭於孫止宋庾蔚之云庶無傳祭故不三年
僕謂皆不然不世祭者爲無後而他人祭之者言非
子孫也何以明之小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
爲祖庶母可也孔疏祖庶母者謂父妾無子命已妾
子爲之後服之三年如已母夫父無子之妾尙令已

子爲之後况父所生母乎爲後則齊衰三年齊衰三年則世祭何子祭而孫卽止乎小記又云妾耐於妾祖姑妾母若不世祭妾安有妾祖姑之可耐乎魯君生母見於春秋者三曰敬嬴曰定嬖曰齊歸生祖母見於春秋者一曰成風皆書夫人書小君與嫡母嫡祖母同其爲承重無疑國君承重大夫士有不承重者乎葵邱初命無以妾爲妻爲夫君禁耳未有子孫而可以非正薄視其生母生祖母者也 大清律嫡孫爲祖母承重斬衰三年不言嫡與所生律文簡省統於祖母中耳若泥之謂父之生母不宜承重則律

言孫爲祖母齊衰不杖期亦不言嫡與所生將庶子之子并不爲父之生母期乎古者大夫士爲生母之服有總有大功有杖期有齊衰三年今則皆斬衰三年矣士爲庶母總大夫無服今則皆齊衰杖期矣而父所生母之承重宋明諸儒尙執以爲不可不亦左乎或以生祖母之沒有於祖在時有於嫡祖母在時己身有爲祖後有不爲祖後不可執一論者夫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古禮今律同之况父所生母乎其不服斬於祖在時可知嫡母在而所生母沒禮律無尊厭之文則嫡祖母在而生祖母沒奚厭降

之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古禮也今律加爲斬
衰則孫爲祖後爲生祖母服斬亦可推矣不爲祖後
祖及嫡祖母之喪已雖不得承重然主生祖母之祭
者已也又何不三年乎足下生祖母之歸在嫡亡之
後沒則祖亡已三十年又嘗受子之恩封於
天子與他人之生祖母異宋寶元中禮臣議薛紳生
祖母服云豈可生邀國恩沒則不受重服詔紳解官
持三年之喪其事正與今合况有古禮及春秋經在
宜援紳爲例可也足下其自裁之

○與某書

昨有祖亡二年而父卒又數月祖將葬告窆於賓姻
以書承重孫今在制爲問足下然之椿竊以爲非也
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爲
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受重卽承重也
父傳重於長子長子受重於父推之凡爲人後者皆
然非孫爲祖後方始爲承重也晉人以承重爲孫爲
祖後之稱以便文耳非孫自稱承重也禮經子於父
母虞始稱哀耐始稱孝祖新沒而孫赴於人卽自稱
承重無是理也且父死受重子罔不盡傷心今乃書
於策以告人曰我承重矣於心忍乎椿嘗言喪之失

禮不一承重孫之稱最甚且承重者雖承祭祀之重然其事始於衰經其名定於初喪通典父死未殯而祖亡服祖以周既殯而祖卒三年蓋既殯者父不及服祖之喪故以孫承重未殯者生雖未服然斂必以衰經故不承重今祖亡二年而父卒是父之服斬再期矣沒又以衰經斂則孫不必承重可知且其前孫已爲祖齊期今之斬衰爲父非爲祖也葬祖告窆稱承重孫今在制是父喪在後孫之承重已在先矣設有人問曰何人之重曰祖何人之制曰父又問祖亡何日父沒何時將何以答之乎曲禮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父不勝喪子稱承重不幾擬其父於不慈不孝乎此比父先祖亡自稱承重者更不侔矣椿今考之喪服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承重之名不宜輕用長孫之實又不可隱宜書在制嫡孫爲是蓋書嫡孫則承祭祀之重之意自見不書承重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幸足下再與知禮者商之

與鄒會侯書

足下以蘇人某之子若婦亡子妾已有一子子之木主宜書考不宜書男其婦宜書妣不宜書媳引曲禮父不祭子爲證夫父不祭子蒙上餽餘不祭而言非

五齋堂文集 卷一
父不可祭其子也奔喪篇凡喪父在父爲主喪服小
記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夫同居之喪
尙主於親之長者况初生之孫祖在而可主其父之
喪乎小記又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
舅主之朱子語錄子婦之喪木主須作子婦名翁主
之喪事以祔爲重使子若婦木主而可作考名可作
妣名則所云父爲主舅主之者何事朱子有不訂其
譌而反從而闡之耶足下又云字者上以稱其祖父
旁以施之同列伯魚死孔子呼鯉木主書男復書字
恐涉介溪東樓之嫌夫東樓非字也世蕃所居之室

耳其時世蕃未死介溪不呼其名而呼其居室於稠
人廣衆會集之時以代世蕃之名此所以爲怪也若
字亦父之所命孔子呼名常也祔則有神道焉檀弓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也祔之時不特尊者之
名當諱卽卑者亦諱雜記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
神也鄭註陽童謂庶殤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
稱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未成人之童猶
爲造字况成人之故有字者乎而可名其木主乎

○ 答王某書

足下問庶母之訃嫡子衆子可應列名可應稱子案

古訃禮之見於經者士喪禮記雜記爲詳然祇載死者之稱不及生者止訃父母妻長子不赴庶母喪服小記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庶母與生母親不同矣各主之故不赴也則嫡子衆子不必列名庶母之訃可知喪服記妾爲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儀禮喪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九月鄭註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君者夫君也長子庶子衆子蒙君而言非屬妾言也總麻章士爲庶母祇言士不言長子庶子衆子 大清律嫡子衆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妾爲家長之長子衆子與其所生子齊衰不杖期長子衆子亦屬夫言與古禮同則嫡子衆子不應稱子亦可知矣且卽稱子當依律稱嫡子衆子不得與所生子同稱爲子也王復禮家禮辨定云謂之庶母有稱子之道嫡子爲庶母訃稱期杖子不爲過也審爾則乳母有母之稱貴富家乳媪其人亦不等矣謂之乳母亦將自稱爲子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正之名莫甚於此故因足下問引禮與律明之

○寄族父龍門教諭書

椿撰叔祖傳成有言族祖父之稱不當施之叔祖者

恐此言達於左右啟叔父之疑敬先爲叔父陳之椿聞古有同姓有同族同姓者同受姓始祖之子孫若姜之申呂齊許嬴之秦趙曹之鄒莒芊之夔越蠻荆大傳所謂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見則止呼爲伯叔而已同族則同高祖之子孫儀禮喪服篇族曾祖父母讀禮通考族曾祖父者高祖之子已之從曾祖也猶椿之於三曾叔祖是已儀禮族祖父母讀禮通考族祖父者高祖之孫族曾祖父之子猶椿之於叔祖是已儀禮族父母讀禮通考族父者高祖之曾孫族祖父之子猶椿之

於叔父是已儀禮族昆弟讀禮通考族昆弟者高祖之元孫族父之子猶椿之於大弟是已唐開元宋政和禮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明孝慈錄明集禮明會典明律 大清會典 大清律皆同所以謂之族者

堯典古註五屬之內爲一族族者屬也五屬卽同高祖之子孫五服之親也五服之外惟天子諸侯有九族餘則五服之外皆謂之同姓不謂之族矣族近而同姓遠族親而同姓疎也今姓族不明數百年數千年前之同祖者皆呼爲族而同高祖者反不得稱之流俗之失也椿文不可從俗所以書族祖父者以此

惟叔父裁之壬申八月八日椿頓首謹白

與從子嗣曾書

昨論郊社社稷二社所祭不同會客至未竟其說今爲姪竟之虞書肆類于上帝論語湯昭告於皇皇后帝皆不名郊亦不及地周書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社並舉始見于此而其禮與義則郊特牲中庸爲詳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

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蓋郊以祭天社以祭地郊日用辛社日用甲郊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不同其爲地之祭則一皆教民美報焉中庸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郊社禘嘗皆周公制非因夏殷可知古文泰誓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蓋僞造古文者點竄所成非殷商制也方澤之名肇於周禮北郊之議昉於匡衡先儒謂社之外別有北郊方澤固非謂北

孟嘉堂文鈔卷一
郊方澤卽社亦非也社稷者三禮義宗云爲萬民求
福拜功之道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天子諸侯皆立
社稷鄭康成曰社爲五土總神配以勾龍稷爲原隰
之神配以后稷今案左傳晉蔡墨曰共工氏之子曰
勾龍爲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祭法魯語皆與之
同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亦云社祭勾龍稷祭后稷聖
證論王肅難鄭云祭法左傳皆言祀勾龍爲社不言
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勾龍蓋郊社之社爲地示社稷
之社爲人鬼社之名雖同社之所祭則異左傳社稷
無常奉孟子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趙註國有旱乾
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孫疏顓帝以來用勾
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通典湯爲旱遷
柱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而止是知社稷
爲人鬼故可更置若五土總神原隰之神焉得更置
之哉先儒謂社稷之社卽郊社之社社是地神稷是
社之細別名曰稷更非矣迂論如此可再向知禮者
質之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一

武進楊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湯文正公傳

公姓湯氏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歸德府睢州人也順治九年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時議修明史公上言

陛下御極之初前明諸臣有未達天心抗節授命者此與海內混一竊名叛逆者不同宜下寬大之

詔俾史臣得免瞻顧疏上內院見之不悅請罪公夜半

世祖召至南苑面語移時以公爲可大用明年改整
敕潼關兵備分巡關內道陝西按察使司副使川湖
雲費用兵往來關中者相屬咸驕橫不戢公徵發有
方先使人迓之境上與之約皆肅然莫敢犯歲大旱
麥不熟春夏兵餉例支麥公請發倉穀代之軍帥曰
若是兵且變公曰麥苗不盈尺而軍士必欲麥此非
兵變卽民變耳召諸營弁諭之皆喜曰諾兵不苦飢
而民不患苛索總兵官陳德之調湖南也檄用車五
千兩至關以母病欲留公令集車二千兩於河下置
酒延陳飲陳使人覘車以爲少謂公曰盍畀我銀令

我自餽乎公曰宜以人量車使民知不足乃可陳傳
令軍中公坐關門上俾以次升車滿十兩卽遣出關
漏下四鼓軍盡出設祖道關門外遣騎擊鼓傳報陳
大驚欲追還軍公曰吾民駕牛裹糧十餘日勢不得
復返且軍已出關不可復入陳遂行至洛陽母死留
治喪陳爲其下焚死河南不靖者數月關中晏然擢
分守嶺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嶺北山高箐深故
明將李玉廷據其間爲大盜公手書諭之玉廷請降
未及期鄭成功犯江寧公策玉廷必變必先寇南安
夜馳往設守畢分兵扼要地玉廷至見有備驚走所

向與兵遇戰輒敗其黨張熊謀應之公遣兵捕熊得
僞敕一劄數百黃金侯印一熊素以金錢結民民訴
熊無罪者數千人贛州巡撫蘇宏祖謂公曰民黨叛
柰何公曰此愚民非黨叛也若黨叛將亡匿尙敢連
名來訴耶燬敕劄銷印以賞捕者而以通盜論殺熊
則無事矣宏祖從之玉廷揚言保熊者皆坐黨叛律
以恐民民間公言遂無有叛者邸報斷九日訛言江
寧失守宏祖將調兵防灘公言海寇陸戰必敗此言
必玉廷爲之分吾兵力耳有持僞檄至軍門公請宏
祖立斬之百姓人人惴恐道中行者悉偶語公登輿

羽書適至公在輿中大言曰鄭成功敗死矣聞者轉
相告衆遂安未幾成功果敗走遂死而玉廷先數日
就擒其弟廷秀以衆降當是時微公贛幾危公聞封
中憲疾自以病請告宏祖謂公曰君年少以病歸例
不得復起盍以終養請乎公曰吾有弟六齡而以終
養請是無弟矣卽歸吾父必不樂且柰何以此欺吾
君哉五請始許之公時年三十三耳家居二十年康
熙十七年魏敏果公薦公博學鴻儒試補翰林院侍
講轉侍讀日值

經筵敷陳剴切務以誠意動

上聽

上每正容納之事有他人不能言公借書意闡發上未嘗不和顏受之也歷左右春坊左右庶子二十三年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時天下無事

上將省方問俗爲百姓除患苦以江南習尙奢麗民多巧法吏治亦寢隳廢欲改更之俾務本崇實知公有才守

先帝時名臣命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旣至宣布

諭旨使吏民知

上意然後爲民請命前後疏數十上所蠲諸州縣銀賦數十百萬兩糧數十百萬石部議或從或否

上每以特旨行之方

上之自揚至蘇也行工部以蘇城道隘議毀民房以除道總督王性命欲從之公曰如此則數萬家無所棲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

上大悅淮揚徐饑發常平倉粟不足以賑貧民倡文武官輸粟繼之猶不給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於江西湖廣或曰此六事宜請

旨公曰候

旨然後糴民皆溝中瘠矣

聖天子愛民如子吾寧先發後聞耳遣兩同知往戒
曰至彼當極陳災狀言斗米一金兩同知如其言糴
未及半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

上初聞民饑憂之既聞公善賑則甚悅後知先發後
聞也益大喜或請報菱芡稅公曰

朝廷任土作貢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菱芡歲或
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減之得乎海禁初開浙江
提督某請遣將巡海捕盜

詔沿海四省督撫議之公曰有盜然後加兵今盜在
何所而欲遣將乎徒滋海瀕患耳蘇松州縣官困於
逋賦不二歲輒罷因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
之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公進州縣官訓曰
若等以金事上官爲久宦計耳今以逋賦累尙何冀
我與君等約能稱職我分當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
歸尙得奉先人壟墓柰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
產顧反蹈所爲耶皆頓首泣謝又戒司道府不得責
屬吏餽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陰違者
官吏傳相敕厲總督將軍亦相戒不受一錢奉使京

孟齋堂文集卷十一
朝官過者迅權疾行未嘗煩斗米之餽毀淫祠絕游
冶驅優伶倡妓罪奴僕之畔主者懲市肆淫詞小說
之刊行者禁有喪母得火化及久停柩於家一歲中
報葬者至三萬餘棺二年巷無游民室無佚女農商
工賈各敬其業骹法及誣辭興訟者洗手斂迹民間
所行或不善父兄弟相責曰柰何尙爾爾將毋我
湯公知也

上以公實心任事屢詔嘉美而是時內閣大學士納
蘭明珠戶部尙書余國柱方用事不傾公所爲思中
傷之國柱與公同年進士又先公爲巡撫相善也江
蘇布政使龔其旋以貪爲御史陸隴其所劾因國柱
行賄於明珠事得緩公受巡撫命國柱頻夜過欲爲
請終不敢自慙無以報龔也始心望

上蠲江南漕四分之一國柱使人語公曰此皆北門
力宜以金四十萬酌之使先後至公禁勿與屬吏以
民願輸告曰不與彼仇公必甚公曰民有銀寧不以
完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旦暮斥不忍見若等剝民
媚權貴也將按窮其事其人叩頭謝乃已明珠國柱
以故皆憾公外吏輦金明珠門者不絕惟公屬無一
人往比大計明珠索公一刺不可得益怒泰州民田

爲水淹國柱爲巡撫時以涸出報州民訴於公公遣官勘實念請將爲國柱累不請則爲民害無已時奏言前二年之水乍消乍長撫臣未敢遽聞今水更甚於前乞並免前租

上從之國柱得無恙民德公因怨國柱國柱不知公之爲已也反怨公會公以奏銷斗役口食報戶部國柱奏斗役口食該撫明知不應支給乃朦混奏請宜敕吏部議吏部以朦混當革職而前兩撫皆請之其一卽國柱也國柱懼囑吏部止議罰俸

上怒曰爾等不欲世有清官耶而尙議湯斌乃爾并前兩撫免之二十五年
上以

皇太子將出閣召公爲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民聚哭轅門外叩留公又設匭斂錢爲路費將詣

闕保留公公出示曉諭乃止旣行遮道焚香送者無慮數億萬踰千里不絕公渡淮乃返國柱使人覘知之更大愧而忌公益甚公至京入見

上命公坐問途中年歲若何公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飢入春尤甚

上遽遣學士麻爾圖賑之自是廷議

孟嘉堂文金 卷二
上必問湯斌云何諸大臣所奏公未及知者必訪公
然後行於是明珠國柱愈畏公恐公發其陰私而議
下河事與公不合尤患公下河者山陽鹽城寶應高
郵江都泰州興化地卑下上流清口日淤淮水溢總
河靳輔素出明珠門下用幕客陳潢計多設減水壩
洩之海口沙壅水不能盡出七州縣田廬盡沒水中
上南巡舟過高郵邵伯憫之御史李時謙請濬海口
以出積水

上命尙書伊桑阿薩木哈往視還奏當如御史言廷
臣請

命輔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尋因廷臣議命成龍受
輔節制輔以已乃河臣開海口而成龍董其役已僅
綜理之不悅成龍議需銀八十餘萬兩輔益愠陳潢
代輔草疏萬餘言以難之其畧曰海口高於內地五
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請先築一丈六尺高之隄東
內水高一丈盡毀減水諸閘壩建二大石閘於高郵
邵伯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又建二大石
閘於白駒場南北岸束隄內之水使入海共需銀二
百七十八萬兩有奇又請增設官二百七十餘員任

其事

上命廷臣議廷臣是輔言

上召輔及成龍至成龍力排輔議廷臣復多右輔
上訊淮揚人官京師者侍讀喬萊等十一人皆言
陛下行救民之事靳輔建害民之議斷斷不可行者
有四

上命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再勘
兼詢七州縣耆老高郵興化民有受輔囑者言開海
口多損人廬墓願罷工公曰工不可罷也上水日增
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尙何廬墓可保乎今兩

府災糧盡蠲所餘不滿三十萬不若盡乞與民令民
自開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不作
大舉不設多官州縣官督之便薩木哈穆成格曰公
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歸當爲公面奏之二
人還匿公語不奏但言耆民願停工役

上命暫止之及公至入見

上問公公對如所語薩木哈穆成格者

上詰問二人二人皆輸伏乃罷二人官發帑金遣侍
郎孫在豐濬之而命廷臣議塞減水壩廷臣言必不

可塞

上問公公對曰臣聞舊時止有四壩今增至三十六不塞則水勢分散河流緩弱河底必高國柱曰減水壩明臣潘季馴成法公曰靳輔今與季馴不同季馴減水壩放水出海靳輔減水壩放水入田塞之便其冬下河水驟長數尺在豐奏請閉諸閘壩廷臣議召在豐及輔

上曰在豐不必來在豐不能與輔抗明矣永閉閘壩在豐豈敢輕言在豐所請不過欲上河不放水耳假令輔治下河上流不塞能於巨浸中從事乎輔前欲

閉諸口今在豐爲之又云不可豈非有意阻撓耶其召輔來京朕面問之輔至言高郵壩可暫塞高家堰壩不可塞公言不塞則七州縣水無所歸將來漕運亦大可慮輔曰下河濬恐海水倒灌公曰海之潮汐猶人之呼吸也平日海潮所及原不甚遠逆入者江河水爲海潮所湧非海水也颶風海嘯非常災異豈可預計

上曰下河濬海不內灌朕可以理必之命廷臣再議復俱以輔言爲是公語輔曰昔潘季馴用高堰逼淮刷黃不敢輕開尺寸者今開六壩二閘矣更加三十

孟嘉堂文集 卷二
六湖之水盡注漕河又開一百餘丈之滾水壩洩之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三二年間黃水淮水三十六湖之水停蓄泛濫一綫漕隄勢必大壞開海口治下河救七州縣民命亦實爲漕運久遠計也公所以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議之者耳夫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不得以後日之用補咎前日之誤洩又安用固執乎明日入奏輔言南壩塞恐淮水弱不能引入清口黃水弱反逆灌入淮河

上曰淮水不弱或河南水少以致淮弱耳若塞高堰六壩黃水豈能逆入耶今欲濬下河而不塞高堰六壩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何益輔語始塞

上發議時廷臣悉主輔惟通政司叅議成其範科道王又且錢珏主成龍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異自公還朝終始與輔牴牾

上卒從公言閉高堰六壩明珠國柱愈惡公輔亦比而與公爲仇謀去公甚力然以

上知公深無柰公何也春旱

上求直言五官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明

珠明珠懼欲囚服待罪大學士王某曰何必然漢臣小臣也敢言國是直以妄言戮之耳御史某聞之劾漢臣希富貴且言漢臣不知書必有代草者國柱時亦已爲大學士請命刑部究主使

上遣問九卿公獨白漢臣無罪內閣傳

旨令九卿更議國柱曰公曰幸勿違衆公曰漢臣應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反罪言者耶舉手指心曰如此中何國柱恨次骨

上幸海淀留公輔導

皇太子公病具疏辭明珠欲因此罪公

上不聽國柱喉廷臣交章劾復不聽左都御史某希明珠指劾漢臣國柱使人語漢臣卽對簿引湯公漢臣曰我安識湯公我草疏已數年三至通政司不得達前後通政司可問也柰何誣湯公卽訊我我獨識御史江蘩耳江蘩者國柱姻也

上遣問漢臣漢臣對如前

上意解國柱忿且恚摘公去蘇時示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誣公爲誹謗

上問公公欲對國柱遽從旁止曰

上責問宜叩頭謝柰何欲辨乎明日左都御史某劾

五齋堂文錄 卷二
公辨非體

上見擢任巡撫涓埃莫報語大怒抵其疏於地曰乃併其巡撫不善耶顧明珠國柱等曰果爾前擢用時爾等何不言皆免冠謝大名道副使耿介登封縣人年老家居公以其篤學薦侍

皇太子講

上以爲少詹事介性迂謹國柱喉廷臣劾之并劾公吏部議公革職

上命降級留任明珠國柱意不愜朋謀公益急未幾公以繼母病疏請歸省

上手詔卿何忍舍朕去將賜第京師命卿迎養耳公奏臣母老萬不能來

上卽不舍臣臣請暫歸省復來以白衣領史事

上不允而國柱宣言

上怒甚將隸公旗籍已得

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會公入

朝以病扶上輿道路誼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江南人客都下者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寃聞公還始散越數日

上遣太醫視公疾改公工部尙書九卿議事公入講

適不至科道又劾公吏部議降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明珠國柱及劾者皆失色二人既屢譖不得騁將謀興大獄羅織公會公薨乃己康熙二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六十有一

上遣學士二人奠茶酒馳驛回籍賜祭葬如故事後一月國柱坐事踉蹌出國門明年春明珠靳輔皆被劾罷官陳潢者以導輔阻撓下獄論死雍正十一年世宗命祀公賢良祠

御製文卽其家祭之今

上乾隆二年賜諡文正

御製碑文立於墓復遣官致祭焉

贊曰公自幼志聖賢之學中憲歿三年之外往夏峰與容城孫鍾元講學北面執弟子禮焉

聖祖嘗語朝臣云今之有道學名者往往言行相違惟湯斌有實行又云斌言不敢欺朕朕驗之良然蓋其忠實心誠信於

天子也三任外服皆實有惠政可紀而在江南尤著以

聖祖知公公故能所見無不爲所言無不盡也其自江南內

召士民建生祠於蘇州學宮既歿會哭祠下者萬餘人皆號慟失聲迄今奉祀不絕長洲汪編修琬云江南數百年來周文襄王端毅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崑山徐尙書乾學云公廉直如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加之方正皆知公而猶未盡者也公之學誠而已矣誠故獲乎

上以信乎民斯不疑於所行也嗚呼至矣哉古之遺愛也已

徐僉事傳

徐尙介字于石號雪柯湖州德清人順治十五年

王師已定廉州以尙介爲靈山縣知縣縣在兩廣交時廣東廣州肇慶廣西桂林皆未下山海間聚兵者尙衆尙介至縣一月敵乘虛來攻尙介率兵士登城敵稍卻而守將忽與敵兵合城遂陷初尙介之莅縣也縣中居民數十家尙介勞徠有方而守將有貳志深疾之至是欲生降尙介尙介呼曰余靈山縣知縣徐尙介也誓不爲不義屈率子修及僕朱貴等巷戰力不支遂遇害修及貴皆死之時十五年七月也事聞

贈尙介廣東按察使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贊曰余生不及見尙介與其家爲姻知其事最詳尙介豐頤美鬚髯軀幹偉然好周人之急其至廣也先攝海豐縣事又嘗解廉州之圍至今惠廉間稱慈父焉尙介子修及朱貴旣從死而修婦陳氏守節數十年人稱忠孝節義徐氏云

韓氏三節母傳

余往與海鹽徐晉叔同事史館晉叔每言其姻韓氏有三世節母云今年春韓氏後人光德以所撰先世事來請傳乃爲之論次曰

陳孺人者光德曾祖母也光德曾祖銓國子監生元配錢孺人生子溶而卒孺人來歸溶時已四齡矣孺人愛之甚舅姑喜謂所親曰新婦字吾孫乃如我二人意也不五年銓病死孺人慈孝逾於夫在時溶長補縣學生娶於方光德之祖母也生子宏樸又三年溶得心疾母與妻晝夜視之二人怛怛然寢不安食不飽如是者九年溶死陳哭之慟淚盡繼之以血遂喪其明方痛不欲生自盡者屢矣陳以撫孤勉之乃與姑共鞠其子如舅銓曩歿時也未幾陳舅疾陳夜禱於中庭方左右其姑冬月霜寒二孺人不恤也宏樸娶徐氏光德之母也在家事寡母以孝聞旣歸韓

姑及祖姑咸愛之孺人間謂其夫曰祖姑年高矣吾姑一人持門戶妾當竭心力佐吾姑願夫子專志於學母以家事爲念明年長子光裕生又四年光德生宏樸入國子監文日有名尋病病三年竟死時陳孺八年已六十有八光裕十二歲光德九歲陳持二曾孫泣謂婦及孫婦曰韓氏三世在此兩兒矣因大慟方徐皆慟三日大斂畢徐書中擔二字於房曰承先課後皆妾事矣二子出就外傅每夜歸讀書方徐篝燈紡績夜分不休誦讀與機杼聲相間陳默坐其旁靜聽之恆黯然泣下二曾孫未寢陳亦不寢也雍正

四年秋陳孺人卒年七十有九方孺人寢苦枕塊歔粥哭無時女姻以非婦人禮勸沮之孺人曰吾夫不幸早死吾代夫行子禮耳命徐治喪事徐必誠必敬櫃已下自以箕運土而封之或言其過勞徐曰此先忠烈家法也敢勿遵乎忠烈孺人之曾祖從治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尙書賜祠名忠烈者也初銓有幼妹鞠於陳陳撫之如女陳歿妹爲服嫁女喪母之服焉越十年乾隆元年春方孺人亦卒年六十有七徐孺人葬祭之如喪陳孺人之禮其秋光德舉浙江鄉試徐孺人喜且泣謂光德曰汝家自曾大

父去世汝大父汝父復早逝六十五年間汝曾大母汝大母暨余茹荼攻蓼有無黽勉以至今日者冀汝兄弟成立耳汝今幸膺鄉薦而汝曾大母大母已不及見吾何痛如之汝當益自砥礪以無忘先訓因取室中中擔二字去之曰而今而後事在汝矣明年秋徐孺人卒年五十有一初陳孺人在時 詔旌節孝知縣某欲舉孺人應之或告孺人孺人厲聲曰夫亡子天皆妾罪也妾又失明不能盡妾分內事罪滋大矣奚旌爲若必欲行之妾當祈速死以明志言者皆悚而退復語方孺人孺人益泣然曰吾姑尙不欲旌

予復何言告者遂不忍復言於徐孺人也乾隆四年冬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盧焯奏海鹽韓氏一門三世節孝婦陳氏五十五年方氏三十九年徐氏二十二年於旌格皆應 詔曰可下浙江布政使司給錢立綽楔如甲令邑人因改其所居懷德里爲節孝里云

贊曰余讀易節之繇曰安節曰甘節曰苦節說者謂安節安仁者也甘節利仁者也苦節強仁者也三者同歸而安者難矣韓氏三母以守節爲分內事且負罪引慝焉不安而能如是乎余次姊適同邑呂氏不

孟鄰堂文錄 卷十一
三年姊婿亡姊守節四十餘年間黨舉應旌門之典
余姊不知也後知之深自悔咎意與三孺人同姊更
不幸無子昨冬余姊亡矣因論次三孺人事不覺潛
然涕下淫淫也

傅節母傳

節母姓湯氏國子監生南豐傅君璿之妻知縣峻之
母也峻生三歲而璿歿孺人時年十有九峻弟嶠始
生孺人悲哀不復食欲自經於櫃前舅姑姊姒共止
之不聽孺人之母老矣亦寡居於家姑遣人迎之入
門卽袖刃攜二子而謂孺人曰阿女汝今卽以身殉

柰此呱呱者何且我老無依止生汝一人耳汝又旦
暮捨我去我先死令汝無所恨乃置二子於牀出刃
將自刺孺人驚急抱其母曰阿母母爾兒今不死將
終事阿母掣母手中刃母女相持泣泣涕交橫下孺
人自是不敢復言死而事寡母舅姑日謹舅姑憐愛
之亦字之若女然也二子稍長孺人命之學曰汝寡
婦子也非有見焉則人勿與友矣二子少拂孺人教
孺人號泣璿神位前二子請改之乃已君舅疾孺人
時已病日夕泣轉益劇遂卒時年四十歲耳孺人父
世經縣中名諸生孺人少從識字通經書大指旣歸

璿一日覽稗史見商人射雁中其雄其雌自投釜中
事因於邑久之備書於座右後居孀守節卒如素志
焉

太史氏曰余讀陶嬰黃鵠歌未嘗不悲其志今觀孺
人感射雁事其與古人何以異孺人既孀居里民有
鬻其婦者孺人以家財贖還之其全人之節尤可風
也峻响俱好學以名節自勵不愧母之教云

賀貞女傳

賀貞女武進縣江村賀氏女吾表弟徐敦六之子婦
也敦六子剛中字伯程好學工文章賀故以女字焉

雍正五年春剛中年二十二請期於賀氏婚有日矣
剛中暴疾卒於授經之館貞女聞之不食叔母伯姊
知其意勸沮之貞女曰吾父母有命矣不二所天義
也何言爲父母知不可奪使人致命舅姑姑至率貞
女奔喪於剛中之卒所成服扶柩以歸貞女爲人淑
靜而柔惠事舅姑孝舅姑憐愛之若女然也處娣姒
雍睦不飲酒不鮮食姑有甘旨命之食則辭固命之
食亦不食衣無統綺不簪花不御薌澤紅紫不以爲
服飾人皆以爲賢姑嘗大病貞女侍湯藥衣不解帶
日米不一溢夜則泣禱於天願以身代如是者兩月

姑疾瘳貞女事之益謹宗黨尤欽禮之乾隆六年長
叔姒生男舅姑名曰高望命撫之爲子貞女愛如已
出稍長讀書督課之不少借曰吾不可以慈故誤之
貞女蓋年二十一而守貞又十四年立後今二十五
年年四十五歲矣

舊史官曰昔之論貞女者衆矣莫詳於震川歸氏羊
山韓氏皆以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旣納幣有吉
日壻之父母死二條爲據謂六禮未備壻不親迎女
不可往夫家且不可不改適余謂不然曾子問不又
云乎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

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註未有期三年之恩也
女服斬衰疏所以旣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
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也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夫雖無期三年之恩而已有夫壻之名有齊斬之服
有相弔之儀則何不可往何不可不改適之有且夫
壻之名孰命之父母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命之
耳夫死而父母亡前固已命之矣夫死而父母尙存
則告於父母而適夫之家守夫之喪事夫之父母撫
夫之從子或族子以爲後禮也禮之變而得其正者
也壻不親迎女不可往夫家者以壻在耳壻今則旣

死矣女應斬衰而弔之矣昔有操瑟立於齊王之門君子恥之者爲其自衒求進也王蠲齊之布衣未立潛王之朝未食潛王之祿潛王死不願仕燕而自經死與女未嫁不改適何異而可以操瑟立門者擬乎本朝旗民未婚之女夫亡自盡及願事舅姑願守夫墓終身者皆聽之皆旌異之蓋古無其制者以非中庸之道故旣葬除服不著不改適之禮

聖代旌之所謂禮緣人情且以教天下之爲人婦者也故余作賀貞女傳俟後之秉史筆者採焉

或曰貞女年未五十且及其生時不宜立傳余曰

雍正間婦人守節十五年以上年未四十身故者亦皆旌獎明宋文憲公集女子有傳者二十二入其五人前死五人以烈死餘以節名者皆及其生時作傳年有僅四十或三十餘者他名人集中亦有之且年五十而請旌身故而後作傳因未悉其人耳徐氏余同里又至戚也故爲之傳第余論與昔賢異書二通一貽敦六一貽同學蔣東委請正焉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而女與壻死則壻與女

各以已昏之服弔之是女固親於外舅外姑而壻亦尊於舅姑矣抑兩家遣弔爲後日不嫁不娶故耶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是已昏未昏齊禮所異者未昏旣葬而除已昏則旣葬不言除耳附識

附 蔣東委書賀貞女傳後

竊謂志不可奪匹夫有然匹婦何獨不然女志旣定父母其可強奪耶願守貞者不能強以改適猶彼欲改適者不能強以守貞非惟情有不順抑亦勢有不行也聖人之訓曰婦人從一而終又曰壹與之齊終

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然於鰥寡之無養未嘗不聽其自便以爲此人情所難禁亦有不行耳今於已嫁而改適者則聽其自便於未嫁而守貞者轉禁其莫爲豈聖人之制若是其慎乎且夫矢死靡他斯志復何惡於天下而必欲瑕疪其所爲以強奪之也向嘗疑震川之論不可以訓今得是文使我釋然矣引王蠋作證更切近的當盡人可曉然當永爲定論遂書以復於農先同學蔣汾功

湯文正公年譜序

今年春桐城方望溪南歸舉湯文正公遺書示椿曰

前四十年公門人錢塘君廷燦嘗爲公年譜敘公講學頗悉於公立朝始末則語焉未詳公子沆大懼不足闡先人德業令從孫嘉祥商譜於余余老矣且晚作歸計嘉祥今有謁於君也願先一言爲介椿謝不敏嘉祥踵門者數四椿不敢辭竊聞古之君子學而後入政未聞有不學之名臣亦未聞名臣而必以講學著者也自括帖興世之儒者茫然不知五倫五事爲何物一二大君子出揭其要以示人於是有講學之名後人隨聲附和上言者高談性命下焉沉溺訓詁伐異黨同出奴入主而於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

大道仍懵焉皆未之講也公自幼志聖賢之學年未三十

世祖以公爲可大用由翰林爲副使爲叅政所在著有聲績其受業夏峰尤切切以身體力行見諸實事爲急務再

召入都敷歷中外忠誠溫恪不激不阿生平所學業已見之施行惟

聖祖亦深器之嘗許公不欺又目公有實行迨公歿而

帝心軫悼褒卹之甚至

世宗登極命祀公賢良祠今

上諡公曰文正蓋前代儒臣或坎軻以老歿久始彰或當時則榮卒乃泯焉惟公生受殊知於

二祖歿膺異典於

累朝其宦游所歷尸祝公俎豆公者迄今如一日也謂非公實學光孚於上下而能然乎方公巡撫蘇州或請公講學公曰盡吾職卽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奇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立書院公曰稱構書院籍斂父老財飾僞長姦吾甚不取然則公何嘗以講學名而其事上行已養民使民之實事亦

何一不自學出者哉朱子爲伊川程子作譜詳於出處而論心性諸說則畧焉公學本程朱遭際則大過之椿謹仿其例採公舊譜并行畧墓志及他書可據者詳譜之如右其講學諸語有公遺書在茲不錄云乾隆七年六月望日武進後學楊椿

劉氏族譜序

劉氏之先其別有五一曰姬姓周定王封母弟季子於劉子孫因以爲姓是也二曰祁姓晉大夫士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士會適秦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是也三曰芊姓項羽與楚同祖

漢高祖既定天下封項伯等四人皆爲侯賜姓劉是也四曰曹姓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春秋爲邾婁國漢有婁敬高祖改其姓曰劉是也五曰姒姓匈奴冒頓之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子孫以母姓爲姓是也此五姓者咸神明之胄宜其嗣皆繁衍而唐書宰相世系表祁姓之劉定著七房曰彭城尉氏臨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姒姓一房曰河南餘三姓無傳焉而祁姓七房皆出於漢祖豈漢祖有功德於民故其後獨盛抑表所紀者宰相唐宰相適出於七房及河南之劉故作史者表之而他遂

不復及耶而今言漢祖後者則又悉望彭城豈漢祖沛人沛於彭城爲屬邑故尉氏諸房亦槩以彭城目之耶吾邑永勝東鄉大劉村劉氏其先系出彭城唐季潮州長史安仁自上蔡遷於泉又遷於廣五傳至宋遷於汴又數傳至建炎初統領訐遷於晉陵其時少傅子羽亦彭城裔也唐末自長安遷建之崇安七傳至少傅與統領爲宋昆弟少傅曾孫廉攜其子客於常統領曾孫昌年館之又爲廉子娶婦同居者數世昌年元孫圉無子以廉元孫朝雋爲之後朝雋生子三以季大任後統領伯仲仍爲少傅後明崇禎已

卯舉人慶都縣知縣曉大任第七子之舅孫雍正壬子舉人中大任第四子之雲孫之子蓋今奉統領祀者皆少傅後也昔朱子爲太傅神道碑言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紀又言某早失怙少傅實收教之少傅弟屏山彥沖及其族白水致中皆某所父事少傅子樞密共甫監祠平甫又自幼相長大學皆有淵源故一時言政事理學者歸崇安劉氏然則少傅之後之昌於常也不亦宜乎慶都君治縣有聲學問該博著述多先儒所未發學者至今師之中字岡陵讀書敦行以孝友著稱蓋亦善守先人之訓者抑椿聞之仁山金氏本項伯之劉吳越時避諱易金而蜀漢劉封以羅侯寇氏子爲劉元魏獨孤氏以代北部後漢高祖以沙陀部俱爲劉是三姓之後未始無傳漢魏後諸劉有不止五姓者矣先儒言惟爲善者能有後又云君子之不忘其先也匪修譜之難而修其身爲難劉氏後人尙勉旃哉

孟鄰堂文鈔卷之十一



